

# 賞析《紅樓夢》群芳圖譜

謝鵬雄 (專業作家，留日傳播學者，資深電視從業人)



「曹雪芹之筆力雄厚，因此才能深入這芸芸眾生的性情，在此寫他們的詩，說他們的話，將每一個人的性格與程度，每一個人的思想意向都表現得鉅細靡遺。」

## 《紅樓夢》小語

話說：相由心生，這句話時常圍繞在我們的周圍，而每個人的樣貌，多多少少會被本身的氣質、舉止、應對所影響。不知道我們是否曾經在心中勾勒出自己所喜愛的小說主人翁的樣貌呢？我們雖無法確切地知道他們的模樣，但我們可以藉由對於小說所投注的想像與發明，進而揣測那每一個只有你才認識的面容。

《紅樓夢》裡面的各個女主人翁們，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下，賦予了她們凜然生動且各具獨立特色的性格。如黛玉的敏感纖細與晴雯的剛烈倔強；襲人的溫柔恭順及寶釵的面面俱到……她們每一個人，都活生生地在我們心中顯影迴旋，彷彿就像是多位老朋友。當然，人的氣宇性情，並非幾個簡單的形容詞就可描繪完整，黛玉雖多愁多病，聲淚俱下地葬花，卻也在大觀園中處處留下了率性任真、好惡不掩的聲息。而襲人和寶釵看似賢淑守拙，但是總讓人覺得處事過於規矩世故，而有種不易親近之感……人物們種種細膩的情態表露，正是《紅樓夢》讓人覺得情牽夢縈，有餘不盡的地方！

這次，我們準備了面目一新的插畫，將我們心裡所感覺的眾位女主角具象面呈，大家不妨猜一猜！也許，我們心中的黛玉、湘雲等一干不世出的女傑，那顧盼丰采竟是如此神似！（祐）

今日來跟各位說說《紅樓夢》，說說這個「說」字和「談」是不一樣的。「說」是從前中國話叫「說書」，是就一本書的內容來說，可以說的天花亂墜。而《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小說，無論世人如何褒獎它，都絕不為過。

《紅樓夢》，體裁是小說，感情如詩，思想奇宕，題材寫透時代風俗，曲盡富貴人家的人物、人事，而有寫「史」之心。蓋法國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所謂「大河小說」（Roman-fleuve）也。廣袤之大、意境之高、感情之深、情節之奇、語言之趣、人物之狀，獨步千古；什麼樣的人看之，就會有什麼樣的感受；什麼水準的人看了，就有什麼水準的收穫。此書，甚難解而又可千方百般地解，一百人做一百種解讀，不妨第一百零一人又有新解，其書之不朽，在其奧蘊可無窮盡地解下去。讀《紅樓夢》，看到小說中主角人物的言語、行為、用心，會聯想到D. H. Lawrence或Henry James等人的心理小說。看到官僚的嘴臉及紈袴子弟的生活，會聯想到近代中外寫實小說。看到三生石畔的故事及空空道人的出現，則幾疑置身於太古神話之中。神遊太虛境，幸逢警幻仙子，則有如楚王巫山遇神女了。令人驚歎的是這麼多天南地北、古往今來的不同性質素材，放在一處成了一部小說，竟是那麼自然融合，絲毫不覺有什麼不協調的地方。這樣的現象，令人覺得曹雪芹似乎重新定義了「小說」這個名詞的意義及範圍了。因此，解讀這樣的小說，莫非也應當有新定義的解讀法？

近代美國文學評論家孟堅（H.L.Mencken, 1880-1956）在其著作《偏見》（*Prejudices*）中說：「大部份好小說都以墮落的人性為其重要題材」（Character in decay is the theme of the great bulk of superior fiction.）。這話似乎也說中了《紅樓夢》。《紅樓夢》中的賈政墮落於封建背景的拘泥中、賈母沉溺於回憶中的榮華、熙鳳墮落於權勢與物慾中、賈珍和賈璉墮落於色慾中、寶玉耽溺於意淫中、襲人沉溺於姨太太的柔情思想中、黛玉沉溺於戀愛中、寶釵墮落於自己設定的賢妻良母意態中、湘雲陷落於名士風流的主意中，還有尼姑妙玉，自己沒有能力墮落，乃由外賊劫持，毀其所有堅持而一物不剩！

墮落，使作品偉大，也常使人透過悲劇生涯而偉大。人要望盡天涯路，且歷經天涯路，才能警悟：「墮落原是人生的宿命」。所以曹雪芹是以憐憫之心——幾乎是以大悲之心寫這些人。偉大，原不在寫什麼，而在於以什麼心情寫。王國維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筆者願續一句：「小說至曹雪芹而情感始深。」

法國《隨想錄》(Essais)作者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曾說：「談論書的書，遠多過原來的書」。《紅樓夢》只是一部書，但談《紅樓夢》的書，數量卻千倍於《紅樓夢》。區區「私解」，願學這千百之一，若有片言數語，足感讀者之心，乃筆者之幸。然而一路為《紅樓夢》作解，深深體會到曹雪芹作品的天涯路，原是不易望盡的。

從寫作技法來看，沒有一種現代文學理論能全然概括《紅樓夢》。這本書涵蓋了神話、現實、夢境、浪漫愛情、男女淫思、人情冷暖，更有家族興衰。涵蓋範圍如此之廣，任一主義等的名詞都沒辦法概括它。這等豐富的內容，融合在《紅樓夢》一書之中，令人愛不釋手、深受吸引，且完全不感到這包羅萬象的內容有何彼此衝突、相互抵觸之處。可見曹雪芹確實具有寬大的胸懷，能包容世間種種人事。《紅樓夢》的角色，不論是具有高尚的情操或低俗的人格，在曹雪芹筆下，總是個性鮮明，活靈活現。

再從他的文章、語言、詩、詞、心和人談起，這本書的語言，原則上是按照宋元明清以來的演義小說而寫，一般演義小說，每一個章目前面都會有一個標題，通常五個字或是七個字為主，而曹雪芹的《紅樓夢》卻完全跳出此侷限外。另外在語言文字方面，曹雪芹獨到之處，在於他不為自己寫詩，卻願為筆下一個個南轅北轍的人物寫詩。例如：他替林黛玉作詩「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替薛寶釵作詩「淡極始知花更豔」…等，都很合乎該人物的性格，可以想像那些人大概是會寫這種詩，但是仔細想想，所有的詩又是曹雪芹一個人寫的；他鮮少替自己說話，卻為榮、寧二府中大大小小的角色們發聲。每個角色的出身、個性、才華、思想上的侷限、人生的志向都大不相同，曹雪芹之筆力雄厚，因此才能深

入這芸芸眾生的性情，寫他們的詩，說他們的話，將每一個人的性格、思想意向都表現得鉅細靡遺。很難想像，怎麼有一個人能夠進入這麼多人的心情，進入這麼多人的才華當中，為這麼多人寫詩。

第一章，林黛玉到賈府的時候，作者將大家集中到府中，藉由每一個角色的登場，介紹了小說中將來要出現的各種人物性格。在這裡要介紹的是王熙鳳。她在《紅樓夢》裡是一個很顯明的角色，極具重要性，她一生由盛而衰最後病死的經過，正是賈府這個大家庭的縮影。因此，作者下了比林黛玉和賈寶玉更多的筆墨，來描述王熙鳳這個真正的主角。但事實上，王熙鳳出現在賈府的年代，是與之格格不入的，因為她是一個長袖善舞，能說好話也能說壞話，並做盡任何壞事的人，宛如我們在台灣電視上看到的十足現代人。而曹雪芹把她放到這書中時，卻令這整個環境生動起來了，也不惜讓她用很俗氣的話來彰顯其特色，這是作者技巧高竿的地方。曹雪芹有胸懷包容所有事情，舉凡從境界高的到低的都有，高的如史湘雲，而低的如趙姨娘。另外，在賈寶玉一進門時，點出林黛玉與他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來吸引讀者的目光。再回頭看王熙鳳，不管是對她的夫婿或在其他方面，她都不曾讓自己吃虧；可到頭來，她吃了一個大虧，在她快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才找回了劉姥姥來幫忙照顧她的女兒——巧姐。這人生的事幾乎是一條線牽著一條線的。

現在進入大觀園，首先要談史湘雲，曹雪芹除了用一個「湘」字，湖南的簡稱，來為她命名之外，還用「湘江水逝楚雲飛」來描寫她，代表了《紅樓夢》註定是悲劇<sup>1</sup>的結尾。史湘雲為人高尚，非常光明磊落、意氣風發，不屑於與人爭論，相較於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其處境是比較不可憐的，而她正因如此而令人印象深刻。書裡第一個提到悲劇的成因，乃是因欲望而起。一個人有欲望，相對就會有悲劇發生；相

.....  
 1 悲劇，何謂悲劇呢？我們先有文學理論，而後才有悲劇、喜劇、小說、詩這些名詞；而文學的最開始起源是從宗教開始，在於人類尚未有文明之時，譬如從拜一顆樹如此簡單的一個信念開始。然而，悲劇的英文叫“tragedy”，是由goat song這兩個希臘字合併起來的，意思是羊的歌。在我們京劇中說文武場，也就是一般說的樂隊，樂隊帶著羊面孔的套子在那裡吹奏，所以就說它是羔羊之歌，這兩個字合併為tragedy，就是「悲劇」。

反的，一個人光明磊落，心裡坦蕩蕩，就不應該會有悲劇，因為悲劇是自己有所圖謀的結果。再來談薛寶釵，她幾乎是戀愛裡的典範女主角，薛寶釵為人謹慎，讓讀者感覺到她過分的拘謹，停留在賢妻良母的框框內。所以她一輩子受限於此，雖然詩作得很好，人也不錯很規矩，但是讀者卻不能由衷地去真正喜歡這個人，她只能體體面面的保守地說幾句話，讀者也沒辦法進入她的心。反觀之，史湘雲則是一個可以做朋友的人。在《紅樓夢》後九十回續書中，續寫者給了薛寶釵一個很悲慘的下場，雖與賈寶玉有過短暫的夫妻生活，卻為時甚短。我在此舉個例子。莎士比亞有齣劇叫做《凱薩大帝》(Julius Caesar)，凱薩大帝有一個弟子叫作布魯圖斯(Brutus)，當他在猶豫要不要參加刺殺凱薩的集團時，整晚躊躇，在此時他的妻子說：「當一個妻子，不是只配陪丈夫吃飯睡覺，而是要能分憂解勞，如果你什麼都不告訴我，那我算什麼妻子！」爾後，兩派開戰，布魯圖斯戰死了，他的妻子聽到消息後也跟著自殺。根據曹雪芹所寫的小說，他讓薛寶釵的先生（即賈寶玉）離開她，讓她死守賈家過一輩子，正是曹雪芹對她的懲罰，而不是享受榮華富貴。

再來看林黛玉，我以為她在《紅樓夢》裏是有點破綻的。《紅樓夢》後面讓她的詩寫得很好，人很專情；可在一開始，卻是把她描述成對許多人都不敢發脾氣，但對賈寶玉一直生氣的女人。一個氣度如此小的女人怎麼會寫出「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這樣的詩句來？因此筆者個人認為作者描述林黛玉這重要角色，在文學理論上看起來是不連貫的，文章中也沒有轉折呈現，這是曹雪芹疏忽的地方。另外曹雪芹塑造了一個場景，一句至今變得很通俗的詩：「儂今葬花人笑癡，他日葬儂知是誰？」，來描述黛玉的心裡是有很多情結的，其中一個情結就是「自憐」，並把這個自憐情結移到花上面去，花凋謝了也沒人理它，黛玉將它們好好集合起來埋葬掉，也算是對它們的一個公道。

接著談到在寶玉身邊的襲人，這個姑娘很懂事也很溫柔，會規勸寶玉不要做荒唐事。寶玉身邊還有一個人叫晴雯，她既不勸寶玉，也不大理襲人，她並不和寶玉親熱。在她死後，寶玉為她寫一篇祭文，以表明她是貞潔之人。在這裡我想拿她和《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的女

主角—伊麗莎白作比喻。在《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很勇敢地面對彬萊(Bingley)家裡的姐妹仗勢欺人的嘲諷，就算自己是家裡沒有馬車的普通人，她也理直氣壯<sup>2</sup>。而晴雯，就是這樣一個有氣魄的女孩。之後爲了替寶玉縫補一件被火燒破洞的孔雀裘而受了風寒；隔天睡覺被王夫人抓到，王夫人見她有幾分姿色，怕她勾引寶玉，便將她趕出府外；晴雯離家出走，因此病死。在此，可能很多人不諒解賈寶玉，若不是他如此膽怯，如此沒有擔當，不能將他反對八股文的那股氣魄拿出來，晴雯就不會死。

曹雪芹存心要把寶玉寫成一個沒用的人，讓這小說成爲一個悲劇，賈府的第三代，包括賈寶玉在內都不是有理念的人，只有探春是有理念的人。她是賈政的女兒，然而她卻是趙姨娘生的，也就是姨太太的女兒，雖然有著真儒家的精神，但是因爲女兒身始終不能擔當一番事業。我以爲《紅樓夢》中的人如黛玉、寶釵、寶玉，相較起全書的反派角色，都描述得相差甚遠；曹雪芹在描述反派角色時，不論賈敬、賈赦、賈璉、趙姨娘、王熙鳳等，可說是書寫得淋漓盡致。曹雪芹故意很用力地寫這些事情，使這個貴族大家庭一步一步走向毀滅。最後賈府被抄，史湘雲嫁到很遠的地方去，探春也同樣遠嫁，書裡並沒有交代嫁到哪裡去。我因時間的限制，就先「說」到這兒。

(作者校對，Jenny清校)

編按：2009年9月30日謝鵬雄教授於交大經典名著選讀講座上解析《紅樓夢》的群芳圖譜，緊接著引發熱烈的迴響，令人難忘。本文由課堂演講逐字記錄修改而來，經謝教授審定而成，並在前面加入〈望不盡，天涯路〉（謝鵬雄《紅樓夢中的女人》自序）一段節錄，是爲此次演講的導讀文字。期能藉由課堂之文學解析筆記，帶領讀者略窺紅樓群芳之心。

2 彬萊(Bingley)和伊麗莎白的姐姐珍(Jane)談戀愛，他們兩個出去之後，遇到了大雨，珍遂生病而留在彬萊家住下。隔天，伊麗莎白到彬萊家裡去看看姐姐到底怎麼回事。不巧，遇到了彬萊的姐妹們，這對姐妹很勢利地劈頭就問：「小妹妹是怎麼來的？」因為她們知道平民家是沒有馬車的，想藉此奚落一番。但是伊麗莎白，她挺胸直視著她們並理直氣壯地說：“I walked!”（「我走來的！」）

